四庫全書

史部

魏書卷二十一下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九下

獻文六王

彭城王

彭城王勰字彥和少而岐嶷姿性不羣太和九年封始平王加侍中征西大將軍勰生而母潘氏卒其年顯祖

崩及有所知啓求追服文明太后不許乃毀瘠三年弗
參吉慶高祖大奇之敏而耽學不舍晝夜博綜經史雅
好屬文高祖草創解侍中將軍拜光禄大夫復除侍中
長直禁内參決軍國大政萬幾之事無不預焉及車駕
南伐以勰行撫軍將軍領宗子軍宿衛左右開建五等
食邑二千戸轉中書令侍中如故改封彭城王高祖與
侍臣升金墉城顧見堂後梧桐竹曰鳳凰非梧桐不栖
非竹實不食令梧桐竹並茂詎能降鳳乎勰對曰鳳凰

應德而來豈竹梧桐能降高祖曰何以言之勰曰昔在虞舜鳳凰來儀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未聞降桐食竹高祖笑曰朕亦未望降之也後宴侍臣於清徽堂日宴移於流化池芳林之下高祖曰向宴之始君臣肅然及將末也醺情始暢而流景將頹竟不盡適戀戀餘光故重引卿等因仰觀桐葉之茂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愷悌君子莫不令儀令林下諸賢足敷歌詠遂令黃門侍郎崔光讀暮春羣臣應詔詩至勰詩高祖乃為之改

一字曰昔祁奚舉子天下謂之至公今見緦詩始知中令之舉非私也緦對曰臣露此拙方見聖朝之私賴蒙神筆賜刋得有令譽高祖曰雖琢一字猶是玉之本體緦曰臣聞詩三百一言可蔽今陛下賜刋一字足以價等連城緦表解侍中詔曰蟬貂之美待汝而光人乏之秋何容方退也克念作聖庶必有資耳後幸代都次于上黨之銅鞮山路旁有大松樹十數根時高祖進纖遂行而賦詩令人示緦曰吾始作此詩雖不七步亦不言

遠汝可作之比至吾所令就之也時勰去帝十餘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詩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高祖大笑曰汝此詩亦調責吾耳詔曰弟勰所生母潘早齡謝世顯號未加勰禍與身具痛隨形起今因其展思有足悲矜可贈彭城國太妃以慰存亡又除中書監侍中如故高祖南討漢陽假勰中軍大將軍加鼓吹一部勰以寵受頻煩乃面陳曰臣聞兼親疏而兩並異同而建此既成文於昔臣願誦之

於後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豈但今古云殊遇否人異非獨曹植遠羡於臣是亦陛下踐魏文而不顧高祖大笑執勰手曰二曹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緣此而言無慙前烈汝但克己復禮更何多及高祖親講喪服於清徽堂從容謂羣臣曰彥和季豫等年在蒙稚早登纓紱失過庭之訓並未習禮每欲令我一解喪服自審義解浮疎抑而不許頃因酒醉坐脫爾言從故屈朝彥遂親傳説將臨講坐慙戰交情御史中尉李

彪對曰自古及今未有天子講禮陛下聖叡淵明事超百代臣得親承音旨千載一時從征沔北賜帛三千匹除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軍大將軍開府又詔曰明便交敵可勑將士肅爾軍儀勰於是親勒大衆須臾有二大鳥從南而來一向行宮一向府幕各爲人所獲勰言於高祖曰始有一鳥望旗顛仆臣謂大吉高祖戲之曰鳥之畏威豈獨中軍之略也吾亦分其一爾此乃大善兵法咸說至明便大破崔慧景蕭衍其夜大雨高

祖曰昔聞國軍獲勝每逢雲雨今破新野南陽及摧此賊果降時潤誠哉斯言勰對曰水德之應遠稱天心高祖令勰為露布勰辭曰臣聞露布者布於四海露之耳目必須宣揚威略以示天下臣小才豈足大用高祖曰汝豈獨親詔亦為才達但可為之及就尤類帝文有人見者咸謂御筆高祖曰汝所為者人謂吾製非兄則弟誰能辨之勰對曰子夏被嗤於先聖臣又荷責於來今及至豫州高祖為家人書於勰曰教風密微禮政嚴嚴

若不深心日勸何以敬諸每欲立一宗師肅我元族汝親則宸極位乃中監風標才器實足師範屢有口勅仍執沖遜難違清挹徃苒至今宗制之重捨汝誰寄便委以宗儀責成汝躬有不遵教典隨事以聞吾別肅治之若宗室有愆隱而不舉鍾罰汝躬綱維相厲庶有勸改吾朝聞夕逝不為恨也勰翌日面陳曰奉詔令專主宗制糾舉非違臣聞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臣處宗乏長幼之順接物無國士之禮每因啓請已

蒙哀借不謂今詔終不矜免猶顧聖慈賜垂躅遂高祖曰汝諧往欽哉勰表以一歲國秩職俸親恤以裨軍國詔曰割身存國理為遠矣但汝亦我乃減已助國職俸便停親國二事聽三分受一高祖不豫勰内侍醫藥外總軍國之務遐邇肅然人無異議徐謇當世之上醫也先是假還洛陽及名至勰引之別所泣涕執手而謂之曰君今世元化至尊氣力危惙願君竭心專思方治若聖體日康令四海有賴當獲意外之賞不然便有不測

之誅非但榮辱乃存亡由此君其勉之左右見者莫不嗚咽及引入謇便欲進治勰以高祖神力虛弱唯令以食味消息勰乃密為壇於汝水之濱依周公故事告天地顯祖請命乞以身代高祖翌日有瘳損自懸瓠幸鄴勰常侍坐輿輦晝夜不離於側飲食必先嘗之而後手自進御車駕還京會百寮於宣極堂行飲至策勳之禮命舍人宣旨勰翼弼六師纂戎荆楚沔北之勳每毗廟算從討新野有克城之謀受命鄧城至大捷之効功為

羣將之最也別當授賞不替厥庸高祖謂勰曰吾與汝等早罹艱苦中逢契濶每謂情義隨事而疎比纒患經歲危如寒葉非汝孔懐情敦忠孝孰能動止躬親必先藥膳每尋此事感思殊逺勰悲泣對曰臣等宿遭不天酷恨長世頼陛下撫育得參人伍豈謂上靈無鑒復使聖躬違和萬國所懸蒼生繫氣寢興之勞豈申荼蓼以破慧景等勲增邑五百户又詔曰朕形瘵稚年心勞長歲積思成痾頓發汝頻第六弟勰孝均周弟感侔姬旦

遺食捨寐動止必親敦醫勸膳誠力俱竭致兹保康實賴同氣又秉務緝政百司是憑綱維折衷萬揆獲濟撫師於霖浩之辰處戎於荐逼之日安外靜內功臣大道侍省之績可以孔懷無褒翼亮之勤實乃勲存社稷宜有酬賞以旌國功可增邑一千户緦辭曰臣受遇縁親榮枯事等以此獲賞殊乖情願乞追成旨用息謗言詔曰汝在私能孝處公必忠比來勤憂足布朝野但可袛膺尋以緦爲司徒太子太傅侍中如故俄而蕭寶卷將

陳顯達內寇高祖復親討之詔勰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總攝六師是時高祖不豫勰辭曰臣侍疾無暇六軍須有所託事不兩興情力又竭更請一王總當軍要高祖曰戎務侍疾皆憑於汝牽痾如此吾深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捨汝而誰何容方便請人以違心寄宗祏所賴唯在於汝諸葛孔明霍子孟異姓受託而況汝乎行次淯陽高祖謂勰曰吾患轉惡汝其努力車駕至馬圈去賊營數里顯達等出戰諸將大破之勰部分諸

軍將攻賊壘其夜奔退高祖疾甚謂勰曰修短命也死生大分今吾氣力危惙當成不濟矣雖敗顯達國家安危在此一舉社稷所仗唯在汝身霍子孟以異姓受付況汝親賢可不勉也勰泣曰士於布衣猶為知己盡命況臣託靈先皇聯暉陛下誠應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但臣出入喉膂每跨時要及於寵靈輝赫聞之遐邇復參宰匠機政畢歸震主之聲見忌必矣此乃周旦遁逃成王疑惑陛下愛臣便為未盡始終之美臣非所以

惡華捐勢非所以辭勤請逸正希仰成陛下日鏡之明下念愚臣忘退之禍高祖久之曰吾尋思汝言理實難奪乃手詔世宗曰汝第六叔父勰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厭榮捨紱以松竹為心吾少與綢繆提攜道趣每請解朝纓恬真邱壑吾以長兄之重未忍離遠何容仍屈素業長嬰世網吾百年之後其聽勰辭蟬捨冕遂其冲挹之性無使成王之朝翻疑姬旦之聖不亦善乎汝為孝子勿違吾敕及高祖崩于行宮遏祕喪事獨與右僕

射任城王澄及左右數人為計奉遷高祖於安車中勰等出入如平常視疾進膳可決外奏累日達宛城乃夜進安車於郡廳事得加斂櫬還載臥輿六軍内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世宗會駕梓宮至魯陽乃發喪行服世宗即位勰跪授高祖遺勑數紙咸陽王禧疑勰為變停在魯陽郡外久之乃入謂勰曰汝非但辛勤亦危險至極勰恨之對曰兄識高年長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禧曰汝恨吾後至耳自高

祖不豫緦常居中親侍醫藥夙夜不離左右至於衣帶罕解亂首垢面帝患久多忿因之以遷怒緦每被誚詈言至厲切威責近侍動將誅斬緦承顔悉心多所匡濟及高祖昇遐陳顯達奔遁始爾慮凶問洩漏致有逼迫緦内雖悲慟外示吉容出入俯仰神貌無異及至魯陽也東宫官屬多疑緦有異志竊懐防懼而緦推誠盡禮卒無纖介緦上高祖謚議謹案謚法協時肇享曰孝五宗安之曰孝道德博聞曰文經緯天地曰文仰惟大行

皇帝義實該之宜上尊號為孝文皇帝廟曰高祖陵曰
長陵世宗從之既葬世宗固以勰為宰輔勰頻口陳遺
旨請遂素懷世宗對勰悲慟每不許之勰頻煩表聞辭
義懇切世宗難違遺勑遂其雅情猶逼以外任乃以勰
為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幽瀛營安平七州諸軍事驃
騎大將軍開府定州刺史勰仍陳讓又面申前意世宗
固執不許乃述職尚書令王肅等奏臣等聞旌功表德
道貴前王庸勳親親義高盛典是故姬旦翼周光宅曲

阜東平宰漢寵絶列蕃彭城王勰景思內昭英風外發協廓乾規埽氛漢沔屬先帝在天鳳旌旋旆靜一六師肅寧南服登聖皇於天衢開有魏之靈祐論道中鉉王猷以穆七德丕宣九功在詠臣等參詳宜增邑一千五百戶詔曰覽奏倍增崩絶未足以上酬勳德且可如奏勰頻表固讓世宗許之世宗與勰書曰恪奉辭暨今悲戀哽咽歲月易遠便迫暮冬每思閒道奉承風教父既辭榮閑外無容頓違至德出蕃累朔荒馳寔深今遣主

書劉道斌奉宣悲戀願父來望必當居京展洩哀窮指
不云遠勰乃朝於京師景明初蕭寶卷豫州刺史裴叔
業以壽春內屬詔勰都督南征諸軍事餘官如故與尚
書令王肅迎接壽春詔曰五教治樞古難其選自非親
賢兼切莫應斯舉王以明德懋親任屬保傅出居蕃陝
入御袞章內外克諧民神攸屬令董率戎麾威號宜重
可復授司徒以光望實又詔勰以本官領揚州刺史勰
簡刑導禮與民休息州境無虞遐邇安靜揚州所統建

安戍主胡景畧猶為寳卷拒守不下緦水陸討之景畧面縛出降自緦之至壽春東定城戍至於陽石西降建安山蠻順命斬首獲生以數萬計進位大司馬領司徒餘如故增邑八百户又寳卷遣將陳伯之屯於肥口胡松又據梁城水軍相繼二百餘里緦部分將士分攻諸營伯之胡松率衆出戰諸將擊之斬首九千俘獲一萬伯之等僅以身免屯於烽火緦又分命諸將頻戰伯之計窮宵遁淮南平詔曰王戚尊上輔德勲莫二孤心眛

識訓保攸憑匕以壽春初開鎮壓任重故令王親董元戎遠撫淮外冐茲炎蒸衝蓋飄颻經畧踰時必有虧損淹違請覲夙夜係情兼制勝宣規威効兼著公私允稱義所欽嘉雖凱旋有期無申延屬可遣給事黃門侍郎鄭道昭就彼祇勞徵勰還朝勰政崇寬裕絲毫不犯淮南士庶追其餘惠至今思之初勰之定壽春也獲蕭寶卷汝陰太守王果豫州治中庾稷等數人勰傾衿禮之常參坐席果承閒進曰果等契濶生平晧首播越顧瞻

西夕餘光幾何今遭聖化正應力兹愚老申展尺寸但在南百口生死分張乞還江外以申德澤緦矜而許之果又謝曰殿下賜處有過國士果等今還仰負慈澤請聽仁駕振旅反跡江外至此乃還具為遠人所懐如此緦至京師世宗臨東堂引見詔緦曰比鳳凰未一疑蒼黎二化故仰屈尊謨綏懐邊附而寇豎昏迷敢闕淮楚叔父英畧高明應機殄定凱旋今辰伏慰悲佇緦謝曰臣忝充戎帥撫安新故而不能宣武導恩威懐遐邇致

小竪伯之驅率蟻徒侵擾邊堡非唯仰慙天顔實亦俯愧朝列春秋責帥臣實當之賴陛下慈深捨過故使愚臣獲免罪責勰頻表辭大司馬領司徒及所增邑乞還中山有詔不許乃除録尚書侍中司徒如故固辭不免勰雅好恬素不以勢利嬰心高祖重其事幹縶維不許雖臨崩遺詔復世宗留連每乖情願常悽然歎息以詔旨殷勤僶俛應命時咸陽王禧漸以憍矜頗有不法北海王詳陰言於世宗世宗深忌之又言勰大得人情不

宜久在宰輔勸世宗遵高祖遺勅禧等又出領軍于烈為恒州非烈情願固彊之烈深以為忿烈子忠嘗在左右密令忠言於世宗云諸王等意不可測宜廢之早自覽政時將礿祭王公並齋於廟東坊世宗遣于烈將宿衛壯士六十餘人名禧勰詳等引入見之於光極殿世宗謂勰曰頃來南北務殷不容仰遂冲操恪是何人而敢久違先勅令遂叔父高蹈之意勰謝曰先帝不以臣虛薄曲垂罔已之澤出入綢繆公私無捨自陛下龍飛

九五屢求解落既為宰輔所抑亦不為陛下所許先歲夏中重塵天聽時蒙優借出為定州往年還洛陽勑總戎淮肥雖無功効幸免罪戾云歸未幾復委臣以非據之任臣頻煩干請具簡聖聽陛下孝深無改仰遵先詔上成睿明之美下遂微臣之志感惟今往悲喜交深乃詔曰王宿尚閑靜志捐世務先帝愛亮之至弗奪此情遺勑炳然許遂沖退雅操不移朕亦未敢違奪今乃釋位歸第丘園是營高尚之節確爾貞固育履之操邈焉

難追而王宅初構財力多闕成立之期歲月莫就可量遣工役分給材瓦稟王所好速令制辦務從簡素以稱王心勰因是作蠅賦以諭懷惡讒構也又以勰為太師勰遂固辭詔曰蓋二儀分象君臣之位形焉上下既位唱和之義生焉自古統天位主曷嘗不賴明師仗賢輔而後燮和陰陽彛倫民物者哉往而不返者先民誠有之斯所謂獨善其身而亂大倫山林之士耳賢人君子則不然也屈已以安民艱身以濟物所謂以先知覺後

知同塵而與天下俱潔者也朕猥以冲年纂臨寶歷實賴叔父匡濟之功誠宜永兼將相以綱維內外但逼奪先旨憚違冲挹俛志割心以遂高素自比水旱乖和陰陽失序是以屈王論道庶變兹玉燭且師宰從容無廢清尚故周旦復辟而居之尚父期頤以終位王義兼家國理絶獨高可遣侍中敦諭世宗又修家人書於勰曰恪言奉還告承猶執冲遜恪實闇寡政術多粃匡弼之寄仰屬親尊父德望兼重師訓所歸豈得近遺家國遠

崇清尚也便願紓降時副傾注之心勰不得已而應命世宗後頻幸勰第及京兆廣平暴虐不法詔宿衛隊主率羽林虎賁幽守諸王於其第勰上表切諫世宗不納勰既無山水之適又絶知己之遊唯對妻子鬱鬱不樂議定律令勰與高陽王雍八座朝士有才學者五日一集參論軌制應否之宜而勰夙侍高祖兼聰達博聞凡所裁決時彦歸仰加以美容貌善風儀端嚴若神折旋合度出入言笑觀者忘疲又加侍中勰敦尚文史物務

之暇披覽不輟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子孫三十卷名曰要畧小心謹慎初無過失雖閑居宴處亦無慢色惰容愛敬儒彥傾心禮待清正儉素門無私謁性仁孝言於朝廷以其舅潘僧固為冀州樂陵太守京兆王愉構逆僧固見逼從之尚書令高肇性既兇愎賊害賢俊又肇之兄女入為夫人順皇后崩世宗欲以為后勰固執以為不可肇於是屢譖勰於世宗世宗不納因僧固之同愉逆肇誣勰北與愉通南招蠻賊勰國郎中令

魏偃前防閤高祖珍希肇提攜構成其事肇初令侍中元暉以奏世宗暉不從令左衛元珍言之世宗訪之於暉暉明勰無此世宗更以問肇肇以魏偃祖珍為證世宗乃信之永平元年九月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及高肇等入時勰妃方產勰乃固辭不赴中使相繼不得已乃令命駕意甚憂懼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一小橋牛不肯進遂擊之良久更有使者責勰來遲乃令去牛人挽而進宴於禁中至夜

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珍將武士齎毒酒而至勰曰吾忠於朝廷何罪見殺一見至尊死無恨也珍曰至尊何可復見王但飲酒勰曰至尊聖明不應無事殺我求與告我罪者一對曲直武士以刀鐶築勰二下勰大言曰皇天忠而見殺武士又以刀鐶築勰勰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褥裹屍輿從屏門而出載屍歸第云王因飲而薨勰妃李氏司空沖之女也號哭大言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還當惡死及肇以罪見殺

論者知有報應焉世宗為舉哀於東堂給東園第一祕器朝服一襲賻錢八十萬布二千匹蠟五百斤大鴻臚護喪事緦既有大功於國無罪見害百姓寃之行路士女流涕而言曰高令公枉殺如此賢王在朝貴賤莫不喪氣追崇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公侍中太師王如故給鑾輅九旒虎賁班劒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轀輬車有司奏太常卿劉芳議緦謚曰王挺德弱齡誕資至孝睿性過人學不師授卓爾之操發自天

然不羣之美幼而獨出及入參政務綸綍有光爰登中鉉敷明五教漢北告危皇赫問罪王内親藥膳外總六師及宫車晏駕上下哀慘奮猛銜戚英畧潛通翼衛靈輿整戎振旆歷次宛謝迄于魯陽送往奉居無懟周霍稟遺作輔逮至邇安分陜恒方流詠燕趙廓靖江西威懾南越入釐百揆庶績咸熙夙勤不憚在功愈挹温恭愷悌忠雅寬仁興居有度善終篤始高尚厥心功成身退義亮聖衷美光世典依謚法保大定功曰武善問周

達曰宣謚曰武宣王及莊帝即位追號文穆皇帝妃李氏為文穆皇后遷神主於太廟廟稱肅祖語在臨淮王彧傳前廢帝時去其神主

嫡子劭字子訥襲封善武藝少有氣節肅宗初蕭衍遣將犯邊劭上表曰偽豎遊魂闚覦邊境勞兵兼時日有千金之費臣仰藉先資紹饗厚秩思以埃塵用裨山海臣國封徐州去軍差近謹奉粟九千斛絹六百匹國吏二百人以充軍用靈太后嘉其至意而不許之起家宗

正少卿又除使持節假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青州刺史于時齊州民劉均房頃等扇動三齊蕭衍遣將彭城郡王辯等騷擾邊陲劭頻有防拒之効孝昌末靈太后失德四方紛擾劭遂有異志為安豐王延明所啓乃徵入為御史中尉莊帝即位尊為無上王尋遇害河隂追謚曰孝宣皇帝妻李氏為文恭皇后有二子

韶字世胄襲武定末司州牧齊受禪爵例降

韶弟襲字世紹武定初封武安王邑一千戶武定末中

書侍郎齊受禪爵例降
劭兄子直字方言少知名為清河文獻王所賞愛起家
除散騎侍郎轉中書侍郎後除通直散騎常侍遷給事
黄門侍郎靈太后詔曰故太師彭城武宣王道隆德盛
功高微管協契先朝導揚末命扶痾濟難効漢北之誠
送往奉居盡魯南之節宗社賴之以安皇基由之永固
而謙光守約屢撝增邑之賞辭多受少終保初錫之封
非所謂追舊報恩念勲酬德者也可以前後所封户別

封三子為縣公食邑各一千戶庶以少慰仁魂微申朝典子直封真定縣開國公出為冠軍將軍梁州刺史末幾遇患優游南鄭無他政績徵還京師病卒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都官尚書冀州刺史孝莊踐阼追封陳留王邑二千戶贈假黃鉞太師大司馬太尉加前後部羽葆鼓吹

子寬字思猛襲王爵除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尋除侍中撫軍將軍永安三年尒朱兆害之於晉陽無後國除出

帝初追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青齊濟三州諸軍事衛大將軍青州刺史重贈司徒公

弟剛字金明莊帝初封浮陽王邑千户武定末宗正少卿齊受禪爵例降

剛弟質莊帝初林慮王邑千户永安三年薨出帝時贈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

劭弟子正美貌性寬和肅宗初封霸城縣公邑一千户歷散騎侍郎太常少卿莊帝即位除尚書令封始平王

與兄劬俱遇害贈假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
軍録尚書事相王如故鸞輅九旒黃屋左纛前後部羽
葆鼓吹虎賁班劍一百人謚曰貞
子欽字世道襲武定中散騎侍郎齊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武宣王孝以為質忠而樹行文謀武畧自得懷
抱綢繆太和之世豈徒然哉至夫在安處危之操送往
事居之節周旦匪他之義霍光異姓之誠事兼之矣功
高震主德隆動俗間言一入卒不全志嗚呼周成漢昭

亦未易遇也

魏書卷二十一下

魏書卷二十一下考證

彭城王勰傳醻情始暢○醻一本作觴

從討新野○新一本誤蘄今改正

行次淯陽○淯一本作育

劭兄子直○本書目録彭城王勰下注子劭子直子正令上文云嫡子劭字子訥下文云劭弟子正則劭屬子直嫡弟也

魏書卷二十一下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魏書卷二十二至二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中書臣陳林

謄錄監生臣陳琴高

魏書卷二十二

北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十

孝文五王

廢太子 京兆王 清河王 廣平王 汝南王

孝文皇帝七男林皇后生廢太子恂文昭皇后生宣武皇帝廣平文穆王懐袁貴人生京兆王愉羅夫人生清

河文獻王懌汝南文宣王悅鄭充華生皇子怵未封早
夭
廢太子庶人恂字元道生而母死文明太后撫視之常
置左右年四歲太皇太后親為立名恂字元道於是大
赦太和十七年七月癸丑立恂為皇太子及冠恂於廟
高祖臨光極東堂引恂入見誡以冠義曰夫冠禮表之
百代所以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
順故能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然母見必拜兄弟必敬

責以成人之禮字汝元道所寄不輕汝當尋名求義以
順吾旨二十年改字宣道遷洛詔愉詣代都其進止儀
禮高祖皆為定及愉入辭高祖曰今汝不應向代但太
師薨於恒壤朕既居皇極之重不容輕赴舅氏之喪欲
使汝展哀舅氏拜汝母墓一寫為子之情汝至彼太師
事畢後日宜一拜山陵拜訖汝族祖南安可一就問訊
在途當溫讀經籍今日親見吾也後高祖每歲征幸愉
常留守主執廟祀愉不好書學體貌肥大深忌河洛暑

熱意每追樂北方中庶子高道悅數苦言致諫恂甚銜之高祖幸崧岳恂留守金墉於西掖門內與左右謀欲召牧馬輕騎奔代手刃道悅於禁中領軍元儼勒門防遏夜得寧靜厥明尚書陸琇馳啓高祖於南高祖聞之駭惋外寢其事仍至汴口而還引恂數罪與咸陽王禧等親杖恂又令禧等更代百餘下扶曳出外不起者月餘拘於城西別館引見羣臣於清徽堂議廢之司空太子太傅穆亮尚書僕射少保李冲並免冠稽首而謝高

祖曰卿所謝者私也我所議者國也古人有言大義滅親令恂欲違父背尊跨據恒朔天下未有無父國何其包藏心與身俱此小兒今日不滅乃是國家之大禍脫待我亡後恐有永嘉之亂乃廢為庶人置之河陽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飢寒而已恂在困躓頗知咎悔恒讀佛經禮拜歸心於善高祖幸代遂如長安中尉李彪承間密表告恂復與左右謀逆高祖在長安使中書侍郎邢巒與咸陽王禧奉詔齎椒酒詣河陽賜恂死時年

十五殮以麤棺常服瘞於河陽城二十二年冬御史臺令史龍文觀坐法當死告廷尉稱恂前被攝左右之日有手書自理不知狀而中尉李彪侍御史賈尚寢不為聞賈坐繫廷尉時彪免歸高祖在鄴尚書表收彪赴洛會赦遂不窮其本末賈尚出繫暴病數日死初高祖將為恂娶司徒馮誕長女以女幼待年長先為娉彭城劉長文滎陽鄭懿女為左右孺子時恂年十三四高祖泛舟天淵池謂郭祚崔光宋弁曰人生須自放不可終朝

讀書我欲使恂旦出省經傳食後還内晡時復出日夕而罷卿等以為何如光曰孔子稱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傳曰晝以訪事夜以安身太子以幼年涉學之日不宜於正晝之時捨書御内又非所以安柔弱之體固永年之命高祖以光言為然乃不令恂晝入内無子
京兆王愉字宣德太和二十一年封拜都督徐州刺史以彭城王中軍府長史盧陽烏兼長史州事巨細委之陽烏世祖初為護軍將軍世宗留愛諸弟愉等常出入

宫掖晨昏寢處若家人焉世宗每日華林戲射衣衫騎從往來無間遷中書監世宗為納順皇后妹為妃而不見禮荅愉在徐州納妾李氏本姓楊東郡人夜聞其歌悅之遂被寵嬖罷州還京欲進貴之託右中郎將趙郡李恃顯為之養父就之禮逆產子寶月順皇后召李入宫毀擊之彊令為尼於内以子付妃養之歲餘后父于勁以后久無所誕乃上表勸廣嬪侍因令后歸李於愉舊愛更甚愉好文章頗著詩賦時引才人宋世景李神

儁祖瑩邢晏王遵業張始均等共申宴喜招四方儒學賓客嚴懷真等數十人館而禮之所得穀帛率多散施又崇信佛道用度常至不接與弟廣平王懷頗相夸尚競慕奢麗貪縱不法於是世宗攝愉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為冀州刺史始愉自以職求侍要既勢劣二弟潛懷愧恨頗見言色又以幸妾屢被頓辱內外離抑及在州謀逆愉遂殺長史羊靈引及司馬李遵稱得清河王密疏云高肇謀殺害主上於是遂為壇於信都之南柴

燎告天即皇帝位赦天下號建平元年立李氏爲皇后世宗詔尚書李平討愉愉出拒王師頻敗遂嬰城自守愉知事窮攜李及四子數十騎出門諸軍追之見執以送詔徵赴京師申以家人之訓愉每止宿亭傳必攜李手盡其私情雖鏁縶之中飲食自若畧無愧懼之色至野王愉語人曰雖主上慈深不忍殺我吾亦何面目見於至尊於是歔欷流涕絶氣而死年二十一或云高肇令人殺之斂以小棺瘞之諸子至洛皆赦之後靈太后

令愉之四子皆附屬籍追封愉臨洮王子寶月襲乃改

葬父母追服三年

寶月弟寶炬輕躁薄行躭淫酒色孝莊時特封南陽王

從出帝没於關西宇文黑獺害出帝寶炬乃僭大號

清河王懌字宣仁幼而敏惠美姿貌高祖愛之彭城王

勰甚器異之並曰此兒風神外偉黄中内潤若天假之

年比二南矣博涉經史兼綜羣言有文才善談理寛仁

容裕喜怒不形於色太和二十一年封世宗初拜侍中

轉尚書僕射懌才長從政明於斷決剖判衆務甚有聲名司空高肇以帝舅寵任既擅威權謀去良宗屢譖懌及愉等愉不勝其忿怒遂舉逆冀州因愉之逆又構殺勰懌恐不免肇又録囚徒以立私惠懌因侍宴酒酣乃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炎炎不息昔王莽頭禿亦藉渭陽之資遂簒漢室今君曲形見矣恐復終成亂階又言於世宗曰臣聞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是故季氏旅泰宣尼以為深譏仲叔軒懸丘明以為至誠諒以

天尊地卑君臣道別宜杜漸防萌無相僭越至於減膳錄囚人君之事今乃司徒行之詎是人臣之義且陛下修政教解獄訟則時雨可降玉燭知和何使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長亂之基於此在矣世宗笑而不應肅宗初遷太尉侍中如故詔懌裁門下之事又典經義注時有沙門惠憐者自云呪水飲人能差諸病病人就之者日有千數靈太后詔給衣食事力優重使於城西之南治療百姓病懌表諫曰臣聞律深惑衆之科禮

絶妖淫之禁皆所以大明居正防遏姦邪昔在漢末有
張角者亦以此術熒惑當時論其所行與今不異遂能
誑誘生人致黄巾之禍天下塗炭數十年間角之由也
昔新垣姦不登於明堂五利僥終嬰於顯戮靈太后以
懌肅宗懿叔徳先具瞻委以朝政事擬周霍懌竭力匡
輔以天下為已任領軍元乂太后之妹夫也恃寵驕盈
懌裁之以法每抑黜之為乂所疾乂黨人通直郎宋準
愛希乂旨告懌謀反禁懌門下訊問左右及朝貴貴人

分明乃得雪釋馬懌以忠而獲謗乃鳩集昔忠烈之士

為顯忠録二十卷以見意焉正光元年七月乂與劉騰

逼肅宗於顯陽殿閉靈太后於後宮囚懌於門下省誣

懌罪狀遂害之時年三十四朝野貴賤知與不知含悲

喪氣驚振遠近夷人在京及歸聞懌之喪為之劈面者

數百人

廣平王懷闕有魏諸王名入華林別館禁其出入令四

門博士董徵授以經傳世宗崩乃得歸

汝南王悅好讀佛經覽書史為性不倫俶儻難測悅妃閭氏即東海公之女也生一子不見禮荅有崔延夏者以左道與悅遊合服仙藥松朮之屬時輕與出採之宿於城外小人之所遂斷酒肉粟稻唯食麥飯又絶房中而更好男色輕忿妃妾至加捶撻同之婢使悅之出也妃住於别第靈太后勑檢問之引入窮悅事故妃病杖伏床蓐瘡尚未愈太后因悅之杖妃乃下令禁斷令諸親王及三蕃其有正妃疾患百日已上皆遣奏聞若有

猶行捶撻就削封位及清河王懌為元乂所害悅了無讐恨之意乃以桑落酒候伺之盡其私佞乂大喜以悅為侍中太尉臨拜日就懌子亶求懌服翫之物不時稱旨乃名亶杖之百下亶居廬未葬形氣羸弱暴加威撻殆至不濟闕仍呼阿兒親自循撫闕悅為大對碓置於州門盜者便欲斬其手時人懼其無常能行異事姦偷畏之而蹔息及爾朱榮舉兵向洛既憶入間疑俄而聞榮肆毒於河陰遂南奔蕭衍衍立為魏主號年更興行

遣其將軍王僧辯送置於境上以覬侵逼及齊獻武王既誅榮以悦高祖子宜承大業乃令人示意悦既至清狂如故動為罪失不可扶持乃止出帝初除大司馬卒

魏書卷二十二

魏書卷二十二考證

孝文五王列傳○魏收書闕後人所補

清河王懌傳昔新垣姦不登於明堂五利僥終嬰於顯戮○載懌表諫終于此句文尚未了定係殘缺此傳本取北史補北史於此亦同殘缺遂莫可考

閳懌之喪爲之劈面者數百人○劈面係剺面之訛

魏書卷二十二考證

魏書卷二十三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十一

衛操 莫含 劉庫仁

衛操字德元代人也少通俠有才略晉征北將軍衛瓘以操為牙門將數使於國頗自結附始祖崩後與從子雄及其宗室鄉親姬澹等十數人同來歸國說桓穆二

帝招納晉人於是晉人附者稍衆桓帝嘉之以為輔相任以國事及劉淵石勒之亂勸桓帝匡助晉氏東嬴公司馬騰聞而善之表加將號稍遷至右將軍封定襄侯桓帝崩後操立碑於大邗城南以頌功德云魏軒轅之苗裔言桓穆二帝馳名域外九譯宗焉治國御衆威禁大行聲著華裔齊光純靈智深謀遠窮幽極明治則清斷沉浮得情仁如春陽威若秋零彊不凌弱隱恤孤煢道教仁行化而不刑國無姦盗路有頌聲自西訖東變

許謙字元遜代人也少有文才善天文圖讖之學建國時将家歸附昭成嘉之擢為代王郎中令兼掌文記與燕鳳俱授獻明帝經從征衛辰以功賜僮隸三十戶昭成崩後謙徙長安苻堅從弟行唐公洛鎮和龍請謙之鎮未幾以繼母老辭還登國初遂歸太祖太祖悅以為右司馬與張衮等參贊初基慕容寶來寇也太祖使謙告難於姚興興遣将楊佛嵩率衆來援而佛嵩稽緩太祖命謙為書以遺佛嵩曰夫杖順以翦逆乘義而攻昧

未有非其運而顯功無其時而著業慕容無道侵我疆
埸師老兵疲天亡期至是以遣使命軍必望克赴將軍
據方部之任總熊虎之師事與機會今其時也因此而
舉役不再駕千載之勲一朝可立然後高會雲中進師
三魏舉觴稱壽不亦綽乎佛嵩乃倍道兼行太祖大悅
賜謙爵關内侯重遣謙與佛嵩盟曰昔殷湯有鳴條之
誓周武有河陽之盟所以藉神靈昭忠信夫親仁善鄰
古之令軌歃血割牲以敦永穆今既盟之後言歸其好

分災恤患休戚是同有違此盟神祇斯殛寶敗佛嵩乃還明年慕容垂復來寇太祖謂謙曰今事急矣非卿豈能復致姚師卿其行也謙未發而垂退乃止及聞垂死謙上書勸進太祖善之并州平以謙為陽曲護軍賜爵平舒侯安遠将軍皇始元年卒官時年六十三贈平東将軍左光禄大夫幽州刺史高陽公謚曰文

子洛陽襲從征慕容寶為冠軍司馬後為祁令太宗追録謙功以洛陽為鴈門太守洛陽家田三生嘉禾皆異

壟合頡世祖善之進爵北地公加鎮南將軍出為明壘鎮將居八年卒謚曰恭
子寄生襲爵降為侯皇興元年卒
洛陽弟安國中山太守
安國弟安都廣甯滄水二郡太守加揚威將軍賜爵東光子天安初卒贈平遠將軍冀州刺史東光侯謚曰烈
子白虎襲爵為侍御中散後以罪免官奪爵
張袞字洪龍上谷沮陽人也祖翼遼東太守父卓昌黎

載號載呼舉國崩絶攀援靡訴遠近齊軌奔赴梓廬人百其身盈塞門塗高山其頽茂林凋枯仰詐造化痛延悲夫又云桓帝忠於晉室駿奔長衢隆冬凄凄四出行誅蒙犯霜雪疹入脉膚用致薨殞不永桑榆以死勤事經勳同模垂名金石載美晉書平北哀悼祭以豐厨考行論勳謚曰義烈功施於人祀典所說又云桓帝經濟存亡繼絶荒服是賴祚存不輟金龜籥鼓軺蓋殊制反及二代莫與同列并域嘉歎北國感榮各竭其心思揚

休名刋石紀功圖像存形靡輟享祀饗以犧牲永垂于後沒有餘靈長存不朽延於億齡其頌又稱桓帝金堅玉剛應期順會王有北方行能濟國武平四荒無思不服區域大康世路紛糾運遭播揚羯胡因釁敢害并土哀痛下民死亡失所率衆百萬平夷險阻存亡繼絶一州蒙祜功烈桓桓龍文虎武朱邑小善遺愛桐鄉勲壤大患六郡無闕　悉之來由功而存刋石勒銘垂示後昆時晉光熙元年秋也皇興初雍州别駕鴈門段榮於

大邗掘得此碑文雖非麗事宜載焉故錄於傳桓穆二帝並禮重操穆帝三年卒始操所與宗室鄉親入國者衛勲安樂亭侯衛崇衛清並都亭侯衛沉段繁並信義將軍都亭侯王發建武將軍都亭侯范班折衝將軍廣武亭侯賈慶建武將軍上洛亭侯賈循都亭侯李壹關中侯郭乳關内侯皆為桓帝所表授也六修之難存者多隨劉琨任子遵南奔衛雄姬澹莫含等名皆見碑雄字世遠澹字世雅並勇健多計畫晉世州從事既與

衛操俱入國桓帝壯其膂力並以為將常隨征伐大著威名桓帝之赴難也表晉列其勲效皆拜將軍雄連有戰功稍遷至左將軍雲中侯澹亦以勇績著名桓帝末至信義將軍樓煩侯穆帝初並見委任衛操卒後俱為左右輔相六修之逆國內大亂新舊猜嫌迭相誅戮雄澹並為羣情所附謀欲南歸言於衆曰聞諸舊人忌新人悍戰欲盡殺之吾等不早為計恐無種矣晉人及烏丸驚懼皆曰死生隨二將軍於是雄澹與劉琨任子遵

率烏丸晉人數萬衆而叛琨聞之大悅率數百騎馳如平城撫納之會石勒攻琨樂平太守韓據請救於琨琨以得雄澹之衆欲因其銳以滅石勒雄澹諫曰亂民飢疲未可便用宜休息觀釁而動琨不從使雄澹率衆討勒琨屯廣牧為之聲援勒率輕騎與雄澹戰澹大敗率騎千餘奔于代郡勒遣孔萇追滅之

莫含鴈門繁畤人也家世貨殖貲累巨萬劉琨為并州辟含從事含居近塞下常往來國中穆帝愛其才器善

待之及為代王備置官屬求含於琨琨遣入國含心不願琨諭之曰當今胡寇滔天泯滅諸夏百姓流離死亡塗地主上幽執沉溺醜虜唯此一州介在羣胡之間以吾薄德能自存立者賴代王之力是以傾身竭寳長子遠質覬滅殘賊報雪大耻卿為忠節亦是奮義之時何得苟惜共事之小誠以忘出身之大益入為代王腹心非但吾願亦一州所賴含乃入代叅國官後琨徙五縣之民於陘南含家獨留含甚為穆帝所重常叅軍國大

謀卒於左將軍關中侯其故宅在桑乾川南世稱莫含壁或音訛謂之莫回城云

子顯知名於時昭成世為左常侍

顯子題亦有策謀太祖使題與將軍王建等三軍討慕容寶廣甯太守劉亢渥斬之徙亢渥部落于平城寶上谷太守驎捐郡逃走太祖追討題為大將別出東道以功賜爵東宛侯及還京師常與李栗侍宴栗坐不敬獲罪題亦被黜為濟陽太守後太祖欲廣宮室規度平城

四方數十里將模鄴洛長安之制運材數百萬根以題機巧徵令監之名入與論興造之宜題久侍頗怠賜死

題弟雲好學善射太祖時常典選曹轉給事中以功賜爵安德侯遷執金吾常參軍國謀議世祖之赴赫連昌詔雲與常山王素留鎮統萬進爵安定公加平西將軍後遷鎮西大將軍時初幷河西人心未一雲撫慰新舊皆得其所神䴥中卒謚曰敬公

劉庫仁本字沒根劉虎之宗也一名洛垂少豪爽有智

略母平文皇帝之女昭成皇帝復以宗女妻之為南部大人建國三十九年昭成暴崩太祖未立苻堅以庫仁為陵江將軍關内侯令與衛辰分國部衆而統之自河以西屬衛辰自河以東屬庫仁於是獻明皇后攜太祖及衛秦二王自賀蘭部來居焉庫仁盡忠奉事不以興廢易節撫納離散恩信甚彰苻堅進庫仁廣武將軍給幢麾鼓蓋儀比諸侯處衛辰在庫仁之下衛辰怒殺堅五原太守而叛攻庫仁西部庫仁又伐衛辰破之追至

陰山西北千餘里獲其妻子盡收其衆庫仁西征庫狄部大獲畜産徙其部落置之桑乾川苻堅賜庫仁妻公孫氏厚其資送庫仁又詣堅加庫仁振威將軍後慕容垂圍苻丕于鄴又遣將平規攻堅幽州刺史王永于薊庫仁自以受堅爵命遣妻兄公孫希率騎三千助永擊規大破之阬規降卒五千餘人乘勝長驅進據唐城與垂子麟相持庫仁聞希破規復將大舉以救丕發鴈門上谷代郡兵次于繁時先是慕容文等當徙長安遁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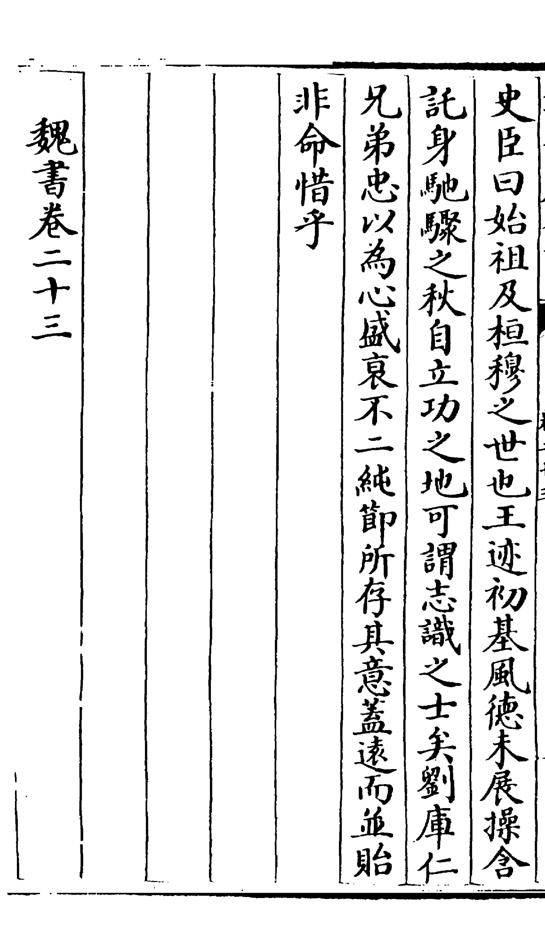
庫仁部常思東歸其計無由至是役也知人不樂文等乃夜率三郡人攻庫仁庫仁匿於馬廐文執殺之乘其駿馬奔慕容垂公孫希聞亂自唐城走於丁零

庫仁弟眷繼攝國事白部大人絜佛叛眷力不能討乃引苻堅并州刺史張蚝擊佛破之眷又破賀蘭部于善無又擊蠕蠕別帥肺渥于意親山破之獲牛羊數十萬

頭眷第二子羅辰性機警有智謀謂眷曰比來行兵所向無敵心腹之疾願早圖之眷曰誰也曰從兄顯忍人

也為亂非旦則夕耳眷不以為意其後徙牧于牛川庫
仁子顯果殺眷而代立羅辰奔太祖事在外戚傳
顯本名醜伐既殺眷代立又欲謀逆語在太祖紀太祖
即位顯自善無南走馬邑族人奴真領部來附奴真兄
犍先居賀蘭部至是奴真請名犍而讓部焉太祖義而
許之犍既領部自以久託賀訥德之乃使弟去斤遺之
金馬訥弟染干因謂之曰我待汝兄弟厚汝今領部宜
來從我去斤請之奴真奴真曰父為國家附臣世効忠

貞我志全名節是故推讓令汝等無狀乃欲叛主懷貳於是殺犍及去斤染干聞其殺兄率騎討之奴真懼徙部來奔太祖太祖自迎之遣使責止染干奴真感恩請奉妹充後宮太祖納之後太祖討顯于馬邑追至彌澤大破之衛辰與慕容垂通好送馬三千匹於垂垂遣慕容良迎之顯擊敗良軍掠馬而去垂怒遣子麟兄子楷討之顯奔馬邑西山麟輕騎追之遂奔慕容永於長子部衆悉降於麟麟徙之中山顯弟亢埿事在皇后傳



史臣曰始祖及桓穆之世也王迹初基風徳未展操含託身馳驟之秋自立功之地可謂志識之士矣劉庫仁兄弟忠以為心盛衰不二純節所存其意蓋遠而並貽非命惜乎

魏書卷二十三

魏書卷二十三考證

衛操等列傳論自立功之地○功字下北史有名字應以彼為是

魏書卷二十三考證

魏書卷二十四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十二

燕鳳 許謙 張衮 崔玄伯 鄧淵

燕鳳字子章代人也好學博綜經史明習陰陽讖緯昭成素聞其名使人以禮迎致之鳳不應聘乃命諸軍圍代城謂城人曰燕鳳不來吾將屠汝代人懼送鳳昭成

與語大悦待以賓禮後拜代王左長史參決國事又以經授獻明帝苻堅遣使牛恬朝貢令鳳報之堅問鳳代主何如人鳳對曰寛和仁愛經略高遠一時之雄主常有并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無剛甲利器敵弱則進彊即退走安能并兼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主上雄儁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敝而北方之所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實為多少鳳曰控

弦之士數十萬馬百萬匹堅曰卿言人衆可爾說馬太多是虛辭耳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有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略為滿川以此推之使人之言猶當未盡鳳還堅厚加贈遺及昭成崩太祖將遷長安鳳以太祖幼弱固請於苻堅曰代主初崩臣子亡叛遺孫冲幼莫相輔立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為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讎其勢莫敢先發此

禦邊之良策待其孫長乃存而立之是陛下施大惠於亡國也堅從之鳳尋東還太祖即位歷吏部郎給事黄門侍郎行臺尚書甚見禮重太宗世與崔玄伯封懿梁越等入講經傳出議朝政世祖初以舊勲賜爵平舒侯加鎮遠將軍神䴥元年卒

子才襲散騎常侍平遠將軍卒

子元孫襲官至博陵太守卒

子世宗襲

許謙字元遜代人也少有文才善天文圖讖之學建國時將家歸附昭成嘉之擢為代王郎中令兼掌文記與燕鳳俱授獻明帝經從征衛辰以功賜僮隸三十戶昭成崩後謙徙長安苻堅從弟行唐公洛鎮和龍請謙之鎮未幾以繼母老辭還登國初遂歸太祖太祖悅以為右司馬與張袞等參贊初基慕容寶來寇也太祖使謙告難於姚興興遣將楊佛嵩率衆來援而佛嵩稽緩太祖命謙為書以遺佛嵩曰夫杖順以翦逆乘義而攻昧

未有非其運而顯功無其時而著業慕容無道侵我疆場師老兵疲天亡期至是以遣使命軍必望克赴將軍據方郘之任總熊虎之師事與機會今其時也因此而舉役不再駕千載之勲一朝可立然後高會雲中進師三魏舉觴稱壽不亦綽乎佛嵩乃倍道兼行太祖大悅賜謙爵關内侯重遣謙與佛嵩盟曰昔殷湯有鳴條之誓周武有河陽之盟所以藉神靈昭忠信夫親仁善鄰古之令軌歃血割牲以敦永穆今既盟之後言歸其好

分災恤患休戚是同有違此盟神祇斯殛寶敗佛嵩乃還明年慕容垂復來寇太祖謂謙曰今事急矣非卿豈能復致姚師卿其行也謙未發而垂退乃止及聞垂死謙上書勸進太祖善之并州平以謙為陽曲護軍賜爵平舒侯安遠將軍皇始元年卒官時年六十三贈平東將軍左光祿大夫幽州刺史高陽公謚曰文

子洛陽襲從征慕容寶為冠軍司馬後為祁令太宗追録謙功以洛陽為鴈門太守洛陽家田三生嘉禾皆異

壟合頡世祖善之進爵北地公加鎮南將軍出為明壘鎮將居八年卒謚曰恭

子寄生襲爵降為侯皇興元年卒

洛陽弟安國中山太守

安國弟安都廣甯滄水二郡太守加揚威將軍賜爵東光子天安初卒贈平遠將軍冀州刺史東光侯謚曰烈

子白虎襲爵為侍御中散後以罪免官奪爵

張袞字洪龍上谷沮陽人也祖翼遼東太守父卓昌黎

太守袞初爲郡五官掾純厚篤實好學有文才太祖爲
代王選爲左長史從太祖征蠕蠕蠕蠕遁走追之五六
百里諸部帥因袞言於太祖曰今賊遠糧盡不宜深入
請速還軍太祖令袞問諸部帥若殺副馬足三日食否
皆言足也太祖乃倍道追之及於廣漠赤地南床山下
大破之既而太祖問袞卿曹外人知我前問三日糧意
乎對曰皆莫知也太祖曰此易知耳蠕蠕奔走數日畜
產之餘至水必留計其道程三日足及輕騎卒至出其

不意彼必驚散其勢然矣衮以太祖言出告部帥咸曰
聖策長遠非愚近所及也衮常參大謀決策幃幄太祖
器之禮遇優厚衮每告人曰昔樂毅杖策於燕昭公遠
委身於魏武蓋命世難可期千載不易遇主上天姿傑
邁逸志淩霄必能囊括六合混一四海夫遭風雲之會
不建騰躍之功者非人豪也遂策名委質竭誠伏事時
劉顯地廣兵彊跨有朔裔會其兄弟乖離共相疑阻衮
言於太祖曰顯志大意高希冀非望乃有參天貳地籠

罩宇宙之規吳不并越將為後患今因其內釁宜速乘之若輕師獨進或恐越逸可遣使告慕容垂共相聲援東西俱舉勢必擒之然後總括英雄撫懷遐邇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太祖從之遂破走顯又從破賀訥遂命羣官登勿居山遊宴終日從官及諸部大人請聚石為峯以記功德命衮為文慕容寶之來寇也衮言於太祖曰寶乘滑臺之功因長子之捷傾資竭力難與爭鋒愚以為宜羸師卷甲以侈其心太祖從之果破之參合皇

始初遷給事黄門侍郎太祖南伐師次中山衮言於太祖曰寶憑三世之資城池之固雖皇威震赫勢必擒殄然窮兵極武非王者所宜昔酈生一説田横委質魯連飛書聊將授首臣誠德非古人畧無竒策仰憑靈威庶必有感太祖從之衮遺寶書喻以成敗寶見書大懼遂奔和龍既剋中山聽入八議拜衮奮武將軍幽州刺史賜爵臨渭侯衮清儉寡欲勸課農桑百姓安之天興初徵還京師後與崔逞荅司馬徳宗將郗恢書失旨黜衮

為尚書令史袞遇創業之始以有才謨見任率心奉上不顧嫌疑太祖曾問南州人於袞袞與盧溥州里數談薦之又袞未嘗與崔逞相見聞風稱美及中山平盧溥聚黨為逆崔逞答書不允並乖本言故忿之袞年過七十闔門守静手執經書刊定乖失愛好人物善誘無倦士類以此高之永興二年疾篤上䟽曰臣既庸人志無殊操值太祖誕膺期運天地始開參戎氛霧之初馳驅革命之會託翼鄧林寄鱗溟海遂荷恩寵榮兼出内陞

下龍飛九五仍參顧問冒無微誠塵山露海今旧疾彌留氣力虛頓天罰有罪將填溝壑然犬馬戀主敢不盡言方今中夏雖平九域未一西有不賓之羌南有逆命之虜岷蜀殊風遼海異教雖天挺明聖撥亂乘時而因幾撫會實須經略介馬易失功在人謀伏願恢崇叡道克廣德心使揖讓與干戈並陳文德與武功俱運則太平之化康哉之美復隆於今不獨前世昔子囊將終寄言城郢荀偃辭含遺恨在齊臣雖闇劣敢忘前志魂而

有靈結草泉壤後數日辛年七十二後世祖追錄舊勲遣大鴻臚即墓策贈太保謚曰文康公

子温外都大官廣甯太守卒

子貳興昌黎太守

温弟楷州主簿

子誕有學尚性尤雅直初與髙允同時被徵後除中書侍郎通直散騎常侍建威將軍賜爵容城子

衮次子度少有志尚襲爵臨渭侯上谷太守入為武昌

王師加散騎常侍除使持節都督幽州廣陽安樂二郡諸軍事平東將軍𥮗城鎮都大將又轉和龍鎮都大將所在著稱還朝為中都大官卒贈征東大將軍兾州刺史謚康侯

子陵襲爵後為赤城典作都將卒

子狀襲為中散卒

子法襲太和中例降為伯世宗時除懷荒鎮金城戍將

陵弟延散騎常侍左將軍庫部尚書賜爵永寧侯

延弟孫白澤年十一遭母憂居喪以孝聞世祖聞而嘉之長而好學博通敏於當世高宗初除中散遷殿中曹給事中甚見寵任參預幾密後蠕蠕犯塞顯祖引見羣臣議之尚書僕射元目辰進曰若車駕親行恐京師危懼不如持重固守自安虜懸軍深入糧無繼運以臣量之自退不久遣將追擊破之必矣白澤曰陛下欽明則天比蹤前聖而蠢爾荒愚輕犯王略寇乃顛沛於遠圖我將宴安於近毒仰惟神略則不然矣今若鑾輿親動

賊必望麾崩散寧容仰挫神兵坐而縱敵萬乘之尊嬰城自守進失可乘之機退非無前之義惟陛下留神顯祖從之遂大破虜衆白澤本字鍾葵顯祖賜名白澤納其女為嬪出行雍州刺史清心少欲吏民安之顯祖詔諸監臨之官所監治受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與者以從坐論糾告得尚書已下罪狀者各隨所糾官輕重而授之白澤上表諫曰伏見詔書禁尚書以下受禮者刑身糾之者代職伏惟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乃不

易之令軌百王之通式今之都曹古之公卿也皆翊扶
萬幾讚傚百揆風化藉此而平治道由茲而穆且周之
下士尚有代耕況皇朝貴仕而服勤無報豈所謂祖襲
堯舜憲章文武者乎羊酒之罰若行不已臣恐姦人闚
望忠臣懈節而欲使事靜民安治清務簡至於委任責
成下民難辯如臣愚量請依律令舊法稽同前典班祿
酬廉首去亂羣常刑無赦苟能如此則升平之軌朞月
可望刑措之風三年必致矣顯祖納之太和初懷州民

伊祁苟初三十餘人謀反將殺刺史文明太后欲盡誅一城之民白澤諫曰臣聞上天愛物之生明王重民之命故殺一人而取天下仁者不為且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令羣凶肆虐轘裂誅盡合城無辜奈何極辟不誣十室而況一州或有忠焉或有仁者若淫刑濫及殺忠與仁斯乃西伯所以歎息於九侯孔子所以回輪於河上伏惟聖德昭明殷鑒水鏡前禮止迅烈之怒抑雷霆之威則溥天知幸矣昔厲防民口卒滅宗姬文聽輿

頌終推彊楚頹不以人廢言留神省察太后從之轉散
騎常侍遷殿中尚書太和五年卒詔賜帛一千疋粟三
千石遣侍御史營護喪事册贈鎮南將軍相州刺史廣
平公謚曰簡
長子倫字天念年十餘歲入侍左右稍遷護軍長史員
外常侍轉大司農少卿燕州大中正熙平中蠕蠕主醜
奴遣使來朝抗敵國之書不修臣敬朝議將依漢荅匈
奴故事遣使報之倫表曰臣聞古之聖王疆理物土辨

章要甸荒遐之俗政所不及故禮有壹見之文書著羈縻之事太祖以神武之姿聖明之略經略帝圖日有不暇遂令竪子遊魂一方亦由中國多虞急諸華而緩夷狄也高祖光宅土中業隆卜世赫雷霆之威振熊羆之旅方役南轅未遑北伐昔舊京烽起虜使在郊主上按劒璽書不出世宗運籌帷幄開境揚旌衣裳所及舟車萬里于時醜類款關上亦述尊遺志今大明臨朝澤及行葦國富兵彊能言率職何憚而為之何求而行此往

日蕭衍通敬求和以誠肅未純抑而不許先帝棄戎於前陛下交夷於後無乃上乖高祖之心下違世宗之意且虜雖慕德亦來覲我懼之以彊倘即歸附示之以弱窺覦或起春秋所謂以我卜也又小人難近夷狄無親踈之則怨狎之則侮其所由來久矣是以高祖世宗知其若此來既莫逆去又不追不一之義於是乎在必其委贄玉帛之辰屈膝蕃方之禮則可豐其勞賄籍以珍物至於王人遠役銜命虜庭優以匹敵之尊加之相望

之寵恐徒生虜慢無益聖朝假令選衆而舉使乎稱職資酈生之辯騁終軍之辭憑軾下齊長纓繫越苟異曩時猶為不願而況極之以隆崇申之以宴好臣雖下愚輒敢固執若事不獲已應須制詔示其上下之儀穿臣致書諷以歸順之道若聽受忠誨明我話言則萬乘之盛不失位於域中天子之聲必籠罩於無外脫或未從焉能損益徐舞干戚以招之敷文德而懷遠如迷心不已或肆犬羊則當命辛李之將勒衛霍之師蕩定雲沙

埽清逋孽飲馬瀚海之濵鏤石燕然之上開都護置戊己斯亦陛下之髙功不世之盛事如思按甲養民務農安邊之術經國之防豈可以戎夷兼并而遽虧典制將取笑於當時貽醜於來葉昔文公請隧襄后有言荆莊問鼎王孫是抑以古方今竊爲陛下不取又陛下方欲禮神岷瀆致禮衡山登稽嶺窺蒼梧而反與夷虜之君酋渠之長結昆弟之忻抗分庭之義將何以瞰文命之遐景迹重華之髙風者哉臣以爲報使甚失如彼不報

甚得如此願留須史之聽察愚臣之言不從出為後將軍肆州刺史還朝除燕州大中正孝莊初退太常少卿不拜轉大司農卿卒官

倫弟恩奉朝請員外郎

白澤弟庫瀛州刺史宜陽侯

庫長子蘭累遷龍驤將軍行光州事

蘭弟修虎都牧駕部二曹給事中上谷公司農少卿奉使柔玄察民疾苦還平北將軍燕州刺史

度弟太平西將軍荊州刺史沮陽侯

大弟那寧遠將軍雍城鎮將

崔玄伯清河東武城人也名犯高祖廟諱魏司空林六世孫也祖悅仕石虎官至司徒左長史關内侯父潛仕慕容暐為黄門侍郎竝有才學之稱玄伯少有雋才號曰兾州神童苻融牧兾州虛心禮敬拜陽平公侍郎領兾州從事管征東記室出總庶事入為賓友衆務修理處斷無滯苻堅聞而奇之徵為太子舍人辭以母疾不

就左遷著作佐郎苻丕牧冀州為征東功曹太原郝軒
世名知人稱亙伯有王佐之才近代所未有也堅亡避
難於齊魯之間為丁零翟釗及司馬昌明叛將張願所
留縶郝軒歎曰斯人而遇斯時不因扶揺之勢而與鷃
雀飛沉豈不惜哉慕容垂以為吏部郎尚書左丞高陽
内史所歷著稱立身雅正與世不羣雖在兵亂猶勵志
篤學不以資産為意妻子不免飢寒太祖征慕容寶次
於常山亙伯棄郡東走海濱太祖素聞其名遣騎追求

執送於軍門引見與語悅之以為黃門侍郎與張袞對
總機要草創制度時司馬德宗遣使來朝太祖將報之
詔有司博議國號玄伯議曰三皇五帝之立號也或因
所生之土或即封國之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諸侯及聖
德既隆萬國宗戴稱號隨本不復更立唯商人屢徙改
號曰殷然猶兼行不廢始基之稱故詩云殷商之旅又
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此其義也昔漢高
祖以漢王定三秦滅彊楚故遂以漢為號國家雖統北

方廣漠之土逮于陛下應運龍飛雖曰舊邦受命惟新是以登極之初改代曰魏又慕容永亦奉進魏土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國斯乃革命之徵驗利見之玄符也臣愚以為宜號為魏太祖從之於是四方賓王之貢咸稱大魏矣太祖幸鄴歴問故事於玄伯應對若流太祖善之及車駕還京師次於恒嶺太祖親登山頂撫慰新民適遇玄伯扶老母登嶺太祖嘉之賜以牛米因詔諸徙人不能自進者給以車牛遷吏部尚書命有司制官

爵撰朝儀協音樂定律令申科禁玄伯總而裁之以為
永式及置八部大夫以擬八坐玄伯通署三十六曹如
令僕統事深為太祖所任勢傾朝廷而儉約自居不營
產業家徒四壁出無車乘朝晡步上母年七十供養無
重膳太祖嘗使人密察聞而益重之厚加饋賜時人亦
或譏其過約而玄伯為之踰甚太祖常引問古今舊事
王者制度治世之則玄伯陳古人制作之體及明君賢
臣往代廢興之由甚合上意未嘗謇諤忤旨亦不謟諛

苟容及太祖季年大臣多犯威怒玄伯獨無譴者由於此也太祖曽引玄伯講漢書至婁敬說漢祖欲以魯元公主妻匈奴善之嗟歎者良久是以諸公主皆釐降于賔附之國朝臣子弟雖名族美彦不得尚焉尚書職罷賜玄伯爵白馬侯加周兵將軍與舊功臣庾岳奚斤等同班而信寵過之太祖崩太宗未即位清河王紹聞人心不安大出財帛班賜朝士玄伯獨不受太宗即位命玄伯居門下虛已訪問以不受紹財帛特賜帛二百匹

長孫嵩已下咸愧焉詔遣使者廵行郡國糾察守宰不如法者令玄伯與宜都公穆觀等按之太宗稱其平當又詔玄伯與長孫嵩等坐朝堂決刑獄太宗以郡國豪右大為民蠹乃優詔徵之民多戀本而長吏逼遣於是輕薄少年因相扇動所在聚結西河建興盜賊竝起守宰討之不能禁太宗乃引玄伯及北新侯安同壽光侯叔孫建元城侯元屈等問曰前以凶俠亂民故徵之京師而守宰失於綏撫令有逃竄令犯者已多不可悉誅

朕欲大赦以紓之卿等以為何如扆對曰民逃不罪而反赦之似若有求於下不如先誅首惡赦其黨類玄伯曰王者治天下以安民為本何能顧小曲直也譬琴瑟不調必改而更張法度不平亦須蕩而更制夫赦雖非正道而可以權行自秦漢以來莫不相踵屈言先誅後赦會於不能兩去孰與一行便定若其赦而不改者誅之不晚太宗從之神瑞初詔元伯與南平公嵩等坐止車門右聽理萬幾事并州胡數萬家南掠河内遣將軍

公孫表等率師討之敗績太宗問羣臣曰胡寇縱暴人衆不少表等已不能制若不早誅則良民大受其禍今既盛秋不可為此小盜而復興衆以廢民業將若之何玄伯對曰表等諸軍不為不足但失於處分故使小盜假息耳胡衆雖盛而無猛健主將所謂千奴共一膽也宜得大將軍為胡所服信者將數百騎就攝表軍以討之賊聞之必望風震怖壽光侯建前在并州號為威猛胡醜畏服諸將莫及太宗從之遂平胡寇尋拜天部大

人進爵為公泰常三年夏玄伯病篤太宗遣侍中宜都公穆觀就受遺言更遣侍臣問疾一夜數返及卒下詔痛惜贈司空謚文貞公喪禮一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詔羣臣及附國渠帥皆會葬自親王以外盡令拜送太和中高祖追録先朝功臣以玄伯配饗廟庭玄伯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染翰故世無遺文尤善草隷行押之書為世摹楷玄伯祖悅與范陽盧諶竝以博藝著名諶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

諶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子潛潛傳玄伯世不替業故

魏初重崔盧之書又玄伯之行押特盡精巧而不見遺

迹子浩襲爵别有傳

次子簡字沖亮一名覽好學少以善書知名太祖初歷

位中書侍郎征虜將軍爵五等侯參著作事卒

簡弟恬字叔元小名白歷給事中賜爵繹幕子出為上

黨太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進爵陽武侯坐浩伏誅始

玄伯因苻堅亂欲避地江南於泰山為張願所獲本圖

不遂乃作詩以自傷而不行於時蓋懼罪也及浩誅中書侍郎高允受勅收浩家始見此詩允知其意允孫綽録於允集始元伯父潛為兄渾誄手筆草本延昌初著作佐郎王遵業買書於市而遇得之計誄至今將二百載寶其書迹深藏祕之武定中遵業子松年以遺黄門郎崔季舒人多摹搨之左光禄大夫姚元標以工書知名於時見潛書謂為過於已也

元伯弟徽字元猷少有文才與渤海高演俱知名初徵

相州別駕中書侍郎稍遷祕書監賜爵貝邱侯加龍驤將軍樂安王範鎮長安世祖以範年少而三秦民夷恃險多變乃選忠清舊德之士與範俱鎮以徽為散騎常侍督雍涇梁秦四州諸軍事平西將軍副將行樂安王傅進爵濟南公徽為政務存大體不親小事性好人倫引接賔客或談及平生或講論道義誨誘後進終日不止以疾徵還京師真君四年卒謚曰元公士類無不歎惜時清河崔寛字景仁祖彤隨晉南陽王保避地隴右

遂仕於沮渠李暠父剖字伯宗每慷慨有懐東土常歎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吾所庶幾及世祖西廵剖乃總率同義使寛送欵世祖嘉之拜寛威遠將軍岐陽令賜爵沂水男遣使與寛俱西撫慰初附徵剖詣京師未至病卒高宗以剖誠著先朝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涼州刺史武陵公謚曰元寛還京拜散騎侍郎寧朔將軍安國子未幾出為弘農太守初寛之通欵也見司徒浩浩與相齒次厚存撫之及浩誅以遠來疎族獨得不坐遂

家于武城居司空林舊墟以一子繼浩弟覽妻封氏相
奉如親寬後襲爵武陵公鎮西將軍拜陜城鎮西將崤
地嶮民多寇刼寬性滑稽誘接豪右宿盜魁帥與相交
結傾衿待遇不逆微細是以能得民庶忻心莫不感其
意氣時官無禄力唯取給於民寬善撫納招致禮遺大
有受取而與之者無恨又弘農出漆蠟竹木之饒路與
南通販貿來往家產豐富而百姓樂之諸鎮之中號為
能政及解鎮還京民多追戀詣闕上章者三百餘人書

奏高祖嘉之延興二年卒年六十三遺命薄葬斂以時服長子衡字伯玉少以孝行著稱學崔浩書頗亦類焉天安元年擢為內祕書中散班下詔命及御所覽書多其迹也衡舉李沖李元愷程駿等終為名器世以是稱之承明元年遷內都坐令善折獄高祖嘉之太和二年襲爵武陵公鎮西將軍遷給事中車駕廵狩以衡為大都督長史衡涉獵書史陳備禦之方便國利民之策凡五十餘條以本將軍除秦州刺史徙爵齊郡公先是河

東年饑刼盜大起衡至修龔遂之法勸課農桑周年之
間寇盜止息十二年卒年五十四贈散騎常侍左光禄
大夫本將軍冀州刺史帛一千匹穀一千斛謚曰惠公
衡有五子
長子敞字公世襲爵例降為侯自謁者僕射出為平原
相敞性狷急與刺史楊椿迭相表列敞坐免官世宗初
為鉅鹿太守弟朏之逆敞為黄木軍主韓文殊所藏其
家悉見籍沒唯敞妻李氏以公主之甥自隨奴婢田宅

二百餘口得免正光中普釋禁錮敞復爵齊郡侯拜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孝昌中趙郡太守卒

敞弟鍾字公禄奉朝請弟朏之逆以出後被原歷尚書郎國子博士司徒右長史征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冀州大中正敞亡後鍾貪其財物誣敞息子積等三人非兄之胤辭訴累歲人士嫉之尒朱世隆為尚書令奏除其官終身不齒

朏好學有文才歷治書侍御史京兆王愉録事參軍與

愉同逆伏法

衡弟恕尚書郎又有崔模字思範魏中尉崔琰兄霸後也父遵慕容垂少府卿叔父整廣川太守模慕容熙末南渡河外為劉裕滎陽太守戍虎牢神䴥中平滑臺模歸降後賜爵武陵男加寧遠將軍始模在南妻張氏有二子冲智季柔模至京師賜妻金氏生子幼度冲智等以父隔遠乃聚貨物間託關境規贖模歸其母張氏每謂之曰汝父性懷本自無決必不能來也行人遂以財

賄至都當竊模還模果顧念幼度等指幼度謂行人曰吾何忍捨此輩令坐致刑辱當為爾取一人使名位不減於我乃授以申謨謨劉義隆東郡太守與朱脩之守滑臺神䴥中被執入國俱得賜妻生子靈度申謨聞此乃棄妻子走還江外靈度刑為閹人模長者篤厚不營榮利頗為崔浩輕侮而守志確然不為浩屈與崔頤相親往來如家和平中卒皇興初幼度隨慕容白曜為將時季柔為崔道固長史帶濟南太守城將降先馳馬赴

白曜軍㓜度亦豫令左右覘迎之而差互不相值為亂兵所害初真君末車駕南克鄒山模兄協子邪利為劉義隆魯郡太守以郡降賜爵臨淄子拜廣甯太守卒於郡邪利二子懷順以父入國故不出仕及國家克青州懷順迎邪利喪還葬青州次恩累政州主簿至刺史陸龍成時謀叛聚城北高柳村將攻州城龍成討斬之懷順與沖智子徽伯等俱奔江外始邪利與二女俱入國一女為張氏婦一女為劉休賓妻生子文華邪利後生

庶子法始邪利亡後二女侮法始庶孽常欲令文華襲外祖爵臨淄子法始恨忿無所不為後懐順歸化迎喪始與法始相見未幾法始得襲爵傳至孫延族正光中為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季景孫睦正光三年自郁州歸降

模孫景茂冀州别駕青州長史隨郡太守武城男

景茂子彦遠襲武定中北徐州司馬始睦來降也與高陵張炅郭縕俱至陵蕭寳夤西討開府西閤祭酒寳夤

反陵其黄門侍郎關中平還洛歷尚書郎定州别駕齊文襄王作相以陵頗有文學引參賓客終於征南將軍司空長史贈驃騎大將軍大司農卿顯祖時有崔道固字季堅琰八世孫也祖瓌慕容垂車騎屬父輯南徙青州為泰山太守道固賤出適母兄攸之目連等輕侮之輯謂攸之曰此兒姿識如此或能興人門户汝等何以輕之攸之等遇之彌薄略無兄弟之禮時劉義隆子駿為徐兖二州刺史得辟他州民為從事輯乃資給道固

令其南仕既至彭城駿以為從事道固美形容善舉止
便弓馬好武事駿稍嘉之會青州刺史新除過彭城駿
謂之曰崔道固人身如此豈可為寒士至老乎而世人
以其偏庶便相陵侮可為歎息青州刺史至州辟為主
簿轉治中後為義隆諸子參軍事被遣向青州募人長
史已下皆詣道固道固諸兄等遍道固所生母自致酒
炙於客前道固驚起接取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
劬勞諸客皆知其兄弟所作咸起拜謝其母母謂道固

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汝宜答拜諸客皆歎美道固母子賤其諸兄後為寧朔將軍兾州刺史移鎮歴城劉彧既殺子業自立徐州刺史薛安都與道固等舉兵推立子業弟子勛子勛敗乃遣表歸誠顯祖以為安南將軍南兾州刺史清河公劉彧遣説道固以為前將軍徐州刺史復叛受彧命皇興初顯祖詔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固築長圍以守之及白曜攻其城東郭道固面縛請罪表曰臣資生南境限隅大化本朝不以卑末委授藩

任而劉氏蕭牆內侮懼貽大戮前遣崔啟之奉表歸誠幸蒙陛下過垂矜納并賜爵寵慶佩罔極應奔闕庭但劉彧尋續遣使恕臣百死愚以世奉劉氏深愆蒙宥若猶違背則是不忠於本朝而欲求忠於大魏雖曰希生懼大魏之所不許是用迷回孤負天日冒萬死之艱固執拒守僕臣白曜振曜威靈漸經二載大將臨城以今月十四日臣東郭失守於臣欵彧之誠庶可以彰於大魏矣臣勢窮力屈以十七日面縛請罪白曜奉宣皇恩

恕臣生命斯實陛下起臣死尸肉臣枯骨天地造物所不能行而陛下育之雖虞舜之格有苗姬文之宥崇壘方之聖澤未足以喻既未奉朝音無由親馳道路謹遣大息景𡽪東骸歸闕伏聽刑斧既而白曜送道固赴都有司案劾奏聞詔恕其死乃徙青齊士望共道固守城者數百家於桑乾立平齊郡於平城西北北新城以道固為太守賜爵臨淄子加寧朔將軍尋徙治京城西南二百餘里舊陰館之西是時頻歲不登郡内飢敝道固

雖在任積年撫慰未能周盡是以多有怨叛延興中卒年五十初道固之在客邸與薛安都畢衆敬鄰館時以朝集相見本既同由武達頗結寮舊時安都志已衰朽於道固情乃疎略而衆敬每盡殷勤道固謂劉休賓房法壽曰古人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信不虛也安都視人殊自蕭索畢捺固依依也

子景嶶字文叡襲父爵臨淄子加寧朔將軍出為青州廣陵王羽征東府司馬大鴻臚少卿出除龍驤將軍平

州刺史卒贈本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定

子休纂襲爵

景徽弟景業字文季别有功太和中賜爵昌國子加建

威將軍卒

子休緒襲爵員外郎

景業弟景淵亦有別功贈爵武城男鷹揚將軍平齊太

守卒於郡

道固兄目連子僧祐白曜之圍歷城也僧祐母明氏弟

僧淵竝在城內劉彧授僧祐輔國將軍領衆數千與青齊人家口在歷城梁鄒者明同慶明菩薩等為將佐從淮海揚聲救援將至不果聞道固已敗母弟入國徘徊不進白曜圍東陽時表請景徽往喻僧祐乃歸降白曜送之在客數載賜爵層城侯與房法壽畢薩諸人皆不穆法壽等訟其歸國無誠拘之歲餘因赦乃釋後坐與沙門法秀謀反伏法

子道寧給事中

僧淵入國坐兄弟徙於薄骨律鎮太和初得還髙祖聞其有文學又問佛經善談論勑以白衣賜褠幘入聽于永樂經武殿後以僧淵為尚書儀曹郎遷洛之後為青州中正尋出為征東大將軍廣陵王羽諮議參軍加顯武將軍討海戒於黄郭大破之蕭鸞乃遣其族兄惠景遺僧淵書說以入國之屈規令改圖僧淵復書曰主上之為人也無幽不照無細不存仁則無遠不及博則無典不究殫三墳之微盡九丘之極至於文章錯綜煥然

蔚炳猶夫子之牆矣遂乃開獨悟之明尋先王之迹安
遷靈荒兆變帝基惟新中壤宅臨伊域三光起重輝之
照庶物蒙再化之始分氏定族料甲乙之科班官命爵
清九流之貫禮俗之叙粲然復興河洛之間重隆周道
巷歌邑頌朝熙門穆濟濟之盛非可備陳矣加以累葉
重光地兼四岳士馬彊富人神欣仰道德仁義民不能
名且大人出本無所在況從上聖至天子天孫者乎聖
上諸弟風度相類咸陽王已下莫不英越枝葉扶疎遍

在天下所稱稍竭殊為未然文士競謀於廟堂武夫效
道於疆場若論事勢此為實矣計彼主篡殺之迹人鬼
同知疑親猜貴早暴遐邇兄投心逆節千載何名物患
無施器非時用生不振世沒無令聲先師以為鄙君子
以為恥此則事困伎殫自勉無益故其宜矣以兄之才
夙超鄉士如弟之徒誰不瞻仰每尋昔念未敢忘懷雖
復途遥二千心想若對敬遵軌範以資一生令名可揚
矣而不能顯親事可變矣而不能離辱故世之所未解

也且君子在家也不過孝於其親入朝也不過忠於其
君主上之於兄恩則不可酬義則不可背身可殺也故
非其酬功不逮也故非其報令可以效矣而又弗爲非
孝也即實而言兄之不變得爲忠乎至於講武爭彊不
敵者久矣論安與危不同者驗矣羣情背去獨留者謬
矣願深察之王晏道絶外交罷非雄朗專華保望便就
屠割方之於兄其全百倍且淮蕃海捍本出壯豪壽春
之任兄何由免以是而言猜嫌已決又宗門未幾南北

莫寄先構之重非兄何託受社之榮鄙心之相望矣今執志不痞忠孝兩忘王晏之辜安能自保見機而作其在茲乎國家西至長安東盡即墨營造器甲必盡堅精晝夜不息者於茲數載今秋中月雲羅必舉實不及時雖貴不用若不早圖況枉連城矣杖乘有言欲出不出間不容髮精哉斯談弟中於北京身罹事譴大造之及有獲為幸比蒙清舉起崖疑非一犬馬之心誠有在矣雖復彼此為異猶昔情不移也況於今日哉如兄之誨

如弟之規改張易調易於反掌萬一乖情此將運也出除龍驤將軍南青州刺史久之坐擅出師無據撿覈幽禁後乃獲免僧淵元妻房氏生二子伯驎伯驥後薄房氏更納平原杜氏僧淵之徙也與杜俱去生四子伯鳳祖龍祖螭祖虬得還之後棄絕房氏遂與杜氏及四子家於青州伯驥與母房氏居于冀州雖往來父間而心存母氏孝慈之道頓阻一門僧淵卒年七十餘伯驎雖往奔赴不敢入家哭沙門寺

伯驎自奉朝請稍遷步兵校尉樂陵太守加中堅將軍

後兼冀州長史大乘賊起伯驎率州軍討之於煮棗城

為賊所殺贈龍驤將軍洛州刺史

伯驥為京兆王愉法曹參軍愉反伯驥不從見害詔贈

東海太守

伯鳳少便弓馬壯勇有膂力自奉朝請員外郎稍遷鎮

遠將軍前將軍數為將帥永安末與都督源子恭守單

父戰歿

祖龍司空行叅軍性剛躁父亡後與兄伯驎訟競嫡庶竝以刀劒自衛若怨讎焉

祖螭小字社客麤武有氣力刺史元羅板為兼統軍率衆討海賊普泰初與張僧皓俱反圍青州爾朱仲遠遣將討平之傳首京師

祖虬少而好學下帷誦書不驅競當世舉秀才不就

僧淵從弟和平昌太守家巨富而性吝嗇埋錢數百斛其母李春思堇惜錢不買

子執字啟則盜錢百萬背和亡走後為儀同開府鎧曹參軍坐貪汙死於晉陽

元伯同郡董謐謐父京與同郡崔康時廣陽霍原等俱以碩學播名遼海謐好學傳父業中山平入朝拜儀曹郎撰朝覲饗宴郊廟社稷之儀

鄧淵字彥海安定人也祖羌苻堅車騎將軍父翼河間相慕容垂之圍鄴以翼為後將軍冀州刺史真定侯翼泣對使者曰先君忠于秦室翼豈可先叛乎忠臣不事

二主自古通義未敢聞命垂遣使喻之曰吾與車騎結異姓兄弟卿亦猶吾之子弟安得辭乎翼曰冀州宜任親賢翼請他役效命垂乃用為建武將軍河間太守尚書左丞皆有聲稱卒於趙郡内史淵性貞素言行可復博覽經書長於易筮太祖定中原擢為著作郎出為蒲丘令誅翦姦猾盗賊肅清入為尚書吏部郎淵明解制度多識舊事與尚書崔元伯參定朝儀律令音樂及軍國文記詔策多淵所為從征平陽以功賜爵漢昌子改

下博子加中壘將軍太祖詔淵撰國記淵造十餘卷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體例淵謹於朝事未嘗忤旨其從父弟暉為尚書郎兇俠好奇與定陵侯和跋厚善跋有罪誅其子弟奔長安或告暉將送出之由是太祖疑淵知情遂賜淵死既而恨之時人咸愍惜焉

子頡襲爵為太學生稍遷中書侍郎世祖詔太常崔浩集諸文學撰述國書頡與浩弟覽等俱參著作事駕幸漠南高車莫弗庫若干率騎數萬餘驅鹿百餘萬詣行

在所詔頼為文銘于漠南以紀功德兼散騎常侍使於劉義隆進爵為侯加龍驤將軍延和三年從征胡賊白龍還卒於路謚曰文恭

子怡襲爵官至荆州刺史假寧南將軍賜爵南陽公和平中卒

長子良奴襲爵良奴弟侍髙祖賜名述歴吏職以貞謹見稱遷中大夫守廷尉少卿出為建忠將軍齊州刺史初改置百官始重公府元佐時太傅元丕出為并州刺

史以述爲太傅長史帶太原太守尋徵爲司空長史卒官詔賜錢十萬布五十匹謚曰貞
長子纂奉朝請累遷中散大夫
纂弟獻奉朝請司空西閤祭酒員外常侍河陰令尋遷鎮遠將軍諫議大夫肅宗末除冠軍將軍潁州刺史建義初聞尒朱榮入洛朝士見害遂奔蕭衍
怡弟宗慶以中書學士入爲中散稍遷尚書加散騎常侍賜爵定安侯轉典南部宗慶在南部積年多所敷奏

州鎮憚之號為稱職進爵南陽公除安南將軍涇州刺
史徙趙郡公宗慶在州為民所訟雖訊鞫獲情上下大
不相得轉徐州刺史仍本將軍未幾坐妻韓巫蠱伏誅
宗慶子伯忻與父俱死
伯忻子儼逃越得免後歷尚書郎除常山太守轉安南
將軍光祿大夫持節兼尚書左丞鄆州行臺又加撫軍
將軍卒贈鎮南將軍荆州刺史
頡弟權從世祖征伐官至龍驤將軍豫州刺史賜爵新

野侯從征蠕蠕坐法死

弟顥卒於中書侍郎

顥長子靈珍中學生祕書中散卒贈員外散騎常侍

子羨歷中書學生侍御史以明謹見知出為青州武昌

王征虜長史後李元護之為齊州仍為長史帶東魏郡

太守在治十年經三刺史以清勤著稱齊人懷其恩德

號曰良二千石及代還大受民故送遺頗以此為損中

山王英攻義陽羨為軍司罷除諫議大夫兼給事黄門

侍郎副侍中游肇為畿內大使後行貸於録尚書北海王詳轉大司農少卿出行荆州事轉征虜將軍郢州刺史鎮義陽在州鋭於聚斂又納賄於于忠徵為給事黄門侍郎尋加後將軍河南尹黄門如故未拜而靈太后臨朝以元昭為河南尹羡仍黄門加平南將軍羡以義陽軍司之勲封安陽縣開國子邑三百户羡曲附左右故獲封馬時幽瀛滄冀大水頻經寇難民飢詔羡兼尚書假散騎常侍持節詣州隨方賑恤多有所濟神龜初

癸疽卒年五十四詔賻帛三百匹朝服一襲贈鎮東將軍青州刺史謚曰恭

長子躋字伯昇頗有意尚祕書郎朝議以羨本不合山河之賞故不許躋襲躋訴訟久之始聽紹封稍遷前將軍太中大夫梁州開府長史與刺史元羅同陷蕭衍卒於江南

子孝緒元象中以躋柩還國興和中襲爵齊受禪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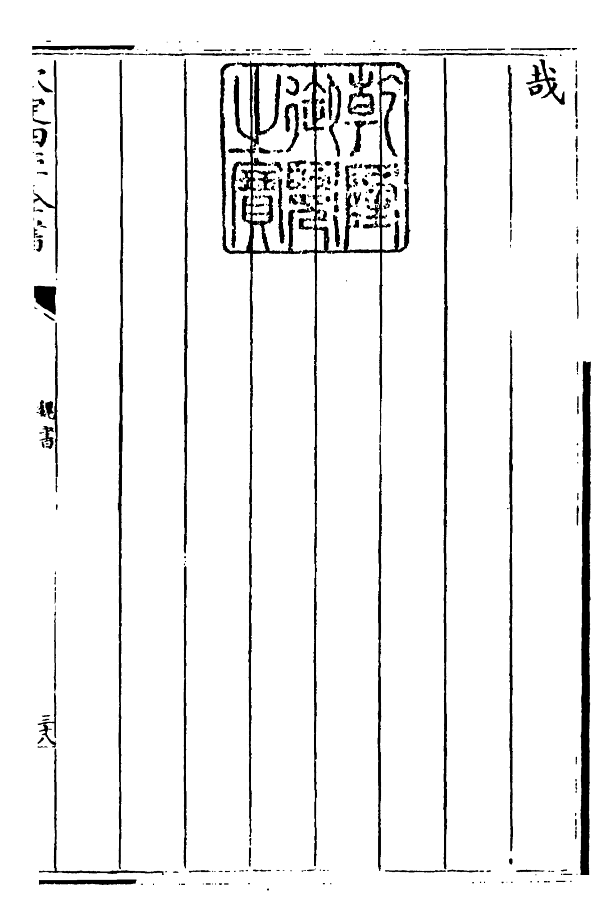
靈珍弟靈奇立忠將軍齊州刺史進號冠軍將軍賜爵

昌國侯為政清簡有威惠

子恭伯右光祿大夫

史臣曰為國馭民莫不文武兼運燕鳳以博識多聞昭成致禮和鄰存國賢之効歟許謙才術俱美馳騁艱難之日覩幾獨勸事契冥符張衮以才策見知早蒙恩遇時無寛政斯言貽咎元伯世家雋偉仍屬權輿總繼任重守正成務禮從清廟不亦宜乎寛模俱能見幾而動道固窮而委質鄧淵貞白幹事才業秉筆禍非其罪悲

哉



魏書卷二十四

魏書卷二十四考證

崔元伯傳行押之書○押北史誤狎　臣人龍按集古録有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一卷所謂署字者皆草書其名今俗謂之畫押岳珂古冢盆杅記言得晉永寧元年甓有匠者姓名下有文如押字則晉已有之黄伯思謂魏晉以來法書梁御府所藏皆是朱异唐懐充沈熾文姚懐珍等題名於首尾紙縫間或謂之押縫或謂之押尾後人花押蓋沿於此不知南北諸

史言押字者甚多也

崔模字思範○北史崔模附崔逞傳後又本書崔辯傳長子景儁高祖賜名為逸逸弟模字叔軌是別一崔模也

討海戎於黄郭○海戎二字不可考當海賊字之訛

魏書卷二十四考證